

WOODCUTS BY LI LIUDAN

李流丹版畫



四川人民出版社

流丹本刊

裴鴻



四川人民出版社
一九八二年成都

责任编辑: 王 伟
张大川
封面设计: 文小牛

李流丹版画

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(成都盐道街三号)
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四川新华印刷厂印刷

1982年11月第一版

1982年11月第一次印刷

书号: 8118·1241

定价: 4.00 元

作者小传

李流丹1920年生于西婆罗洲（荷属）。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返回祖国，1941年拜师徐悲鸿先生。1944年—1948年任职重庆北碚西南科学博物馆。1946年—1947年任国立江津师范学校美术教师。1952年—1967年任教香港美术专科学校。1951年参加香港《大公报》、《新晚报》新闻工作，任美术编辑。曾在香港公开举行个人油画、版画展览四次，参加师生或集体画展在香港、澳门展出多次。1955年参加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办《香港画家作品展览会》在国内各大城市巡回展出。参加广东省画展二次。



流丹君在抗戰烟中自書
歸來重慶研精藝事尤
致力木刊不遺餘力所作陪都
風景與嘉陵江上生活情況
皆精妙獨絕更注意大江交
通如三峽兩岸雄峻巖壁
皆為寫真令人想見玉露潤
傷楓樹林玉山蕭森之氣
謂藝術上之重大收穫也

廿五年二月悲鴻題于嘉陵

江上磐石



人如其言

——李流丹散文集序

张元

一九三七年，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后，整个中华民族奋起抗战。海外侨胞，亦纷纷归来，共赴国难。其中有两个青年，匆匆离开南洋西婆罗洲的大海椰林，像两只北归燕子，冲越太平洋的急风恶浪，回到祖国；又随着流浪的人群辗转到达昆明。这两个青年，便是李流丹（当时叫李典）和他的哥哥李白引。

流丹的另一个哥哥李西浪在新加坡从事新闻工作，跟我在吉隆坡的哥哥林伯谦是好朋友。由于这点世交关系，兄弟俩来到昆明，我们便一见如故，也成为好朋友了。当时我在西南联大读书。联大是北大、清华、南开三个大学联合成的，继承了北大“开门办学”的校风，就是只要有熟人在学校里，谁都可以在学校旁听，甚至食宿，以至参加学校的一切活动，跟正式生几乎没有两样。流丹兄弟因我的关系，也就成为联大的同学，我们便朝夕生活在一起了。

流丹个子不高，但由于注意体育锻炼，身体挺结实。平日言谈很少，开会从不发言。开始我们以为是由于生活环境改变的关系，后来才意识到原来是这个朴实青年的个性。他总是默默地工作，工作起来从不知疲倦。当时地下党在学校里领导着一个强大的外围群众团体“群社”，展开各种各样的抗日救亡工作，比如下乡宣传，组织歌咏团，成立读书会，办墙报，演话剧，等等。除歌咏外，流丹都参加。他的武器就是刀笔。一九三九年“群社”曾以联大剧社名义在昆明公演田汉改编的话剧《阿Q正传》。这次演出工作，有二百多人参加，闻一多、吴晓铃先生担任舞台美术设计的顾问，是当时昆明的一次空前盛大的演出。在整个筹备和演出的几个月中，流丹日夜工作。我负责舞台设计，他参加的是舞台美术设计工作。我们一起工作了几个月，每天同出同归。

一九四一年“皖南事变”后，白色恐怖笼罩春城昆明。“群社”的一些同学，根据地下党的指示，陆续撤退隐蔽，活动停止了。我也是被指示利用自己的社会关系撤退隐蔽的一个。我有个在昆明做生意的广东同乡，因日寇飞机轰炸，疏散住在昆明远郊区的一个叫海源河的农村，我便

利用他的关系，也以躲避轰炸为名，隐蔽到海源河去。流丹是不必撤退隐蔽的，但由于我们的友情，愿意陪我度过寂寞的长夜，我俩便一块儿去了。这就结下了我们的一段难忘的友谊。

海源河是一个在滇池边的美丽农村，是滇池的淤泥沉积成的。村里沟渠纵横，柳绿桃红，滇池浪起，沟水便盈盈荡漾。它不但景色美丽，物产丰富，人也长得很俊俏。流丹一到这里，就画呀刻的。他给村里人画像，也给我画像。我至今还保存着他在这里给我画的一幅素描。我们的这一段生活很有规律。每天一早起床，便到滇池岸边运动。他从南洋带来了一副“拉练”，我们每天比赛谁拉得次数多。锻炼后他便写生或刻版画，我则读书或写文章。一日三餐由我负责，他负责采购食物。每星期他到昆明城一次，不但带回吃的东西，还带回许多书报等精神食粮。更重要的是带回一些时局变化的消息。也许是由于照明的关系吧，我们总是白天工作，晚上聊天。我们住在耳房阁楼的一间狭长的房子里。一天，春寒天冷，室外大雨倾盆。我们在两相对面的床上躺下，中间放着一盆熊熊炭火。我们把手放在炭盆上，边烤火，边谈天。从国家大事谈到个人的过去和今后的事业志愿。他当时只有一把刻图章的单刀，却已立志从事版画艺术了。这一晚，我们谈得很多很多，直谈到深夜。记得当时我说过若干年后回忆这段生活，一定很有意思。如今，一弹指四十一年过去了，而当时的情景还历历在目。

我们在海源河度过了一个春天和一个夏天，白色恐怖缓和了些。有些撤退的同学陆续回校，我和流丹便也回学校来。不久，我们便筹备出版《文聚》杂志。一九四二年二月，创刊号出版了。封面上有一幅描绘大海椰林的木刻，就是流丹的。这也许是他第一次发表作品。记得这幅木刻还是在海源河创作的。后来在《文聚》上还发表过他的《流亡》、《石林》、《静静的山路》等描写抗日战争生活和南洋、云南两地风景的木刻。

流丹从小就喜爱绘画。他小时候在《良友》画报上看到徐悲鸿先生的作品和他在法国学画的生活，就对这位艺术大师倾慕了。当时这颗稚嫩的心灵有一个愿望：将来能拜他为师多好啊。回国后他便一直打听这位大师的消息，终于在1941年底联系上了。徐悲鸿先生非常关心喜爱绘画的青年，对华侨青年学习绘画就更加爱护。由于这位大师的介绍，流丹到了重庆中央大学徐悲鸿先生主持的艺术系旁听，童年的愿望终于达到了。从此，画家的刀笔就从碧波万顷的滇池，转向浪涛滚滚的嘉陵江和长江。从此，浩瀚大江上人民的生活，险峻的岩壁，急湍的江流，三峡的两岸，薄暮的山城，雨后的空谷，繁忙的江口，都成为画家刻画的对象。他每刻一幅，就寄给我一幅。我没有到过重庆，游过长江，从流丹的作品中，却使我不止一次地神游了。童年读的杜甫、李白描绘长江三峡的许多诗句：“高江急峡雷霆斗，草木苍藤日月昏”；“白帝高为三峡镇，瞿塘险过百牢关”；

“瞿塘漫天虎须怒”、“巫峡清秋万壑哀”；“玉露凋伤枫树林，巫山巫峡气萧森”；“不尽长江滚滚来”；“惟见长江天际流”；“两岸猿声啼不住，轻舟已过万重山”；“巴水急如箭，巴船去若飞”；“汉水波浪远，巫山云雨飞”；“山随平野尽，江入大荒流”，等等，也从流丹的作品中加深了了解和感受。流丹寄给我的这些木刻，虽然经过抗日战争的烈火，解放战争的硝烟，我却由昆明带到上海，又由上海带到北京，一直在身边珍藏着。一九六三年，流丹从香港来北京，到我家作客时，我还拿出他的这些旧作，共同欣赏，缅怀友情。是的，它记载着我们阔别了二十二年的友谊啊。遗憾的是，这些友谊的证物，都毁于“文化革命”的十年浩劫了！

抗日战争胜利后，流丹打算回南洋去。他听说徐悲鸿先生也准备北上主持中央美校。为了向恩师告别，也为了向恩师汇报学习成绩，他把几年来的版画编集成册，在一个晴朗的日子，由他的工作单位北碚博物馆出发，坐了半天车子，来到嘉陵江畔盘溪老师的家。老师看到学生和他的学习成绩，非常高兴。流丹把自己准备回南洋去，和准备将来出版画集纪念老师栽培的一点心意倾诉后。这位不知培育了多少青年的艺术教育家，听了更加高兴。他立即磨墨挥毫，在流丹的画册上写了一篇言简意赅的序，还送了流丹一幅喜鹊图。老师和在座的师母商量了一下，又给流丹题了一副对联：“白马秋风塞上；杏花春雨江南。”当时徐悲鸿先生因病手腕无力，临别时又对流丹说，等他病好后，再画一幅马送他。老师对学生真是情深似海啊，而学生对老师呢，则自然感到恩重如山了。

一九四八年流丹来到了香港，本打算回西婆罗洲老家看看，然后到新加坡工作的，由于没有证件，便流落香港。一面在《大公报》、《新晚报》工作，一面坚持业余画画。三十多年来，他一直惦记着老师的恩情，想出版这本画集。但香港的印刷条件虽好，画集又是艺术大师写了序推荐的作品，可是商人的眼珠盯着的是利润，画集便象一块石板在画家的心头上沉甸甸地压了三四十年！

我没有看过这本版画集的全部作品。就他寄给我的版画中，我印象最深和我最喜爱的有三幅。一幅是木刻《太湖风光》，一幅是木刻《拉纤》，另一幅是石刻《孺子牛》。《太湖风光》是流丹六三年回国到太湖写生后六四年刻的。这是一幅长达两三米的木刻。他寄给我后，我立刻写了一篇《〈太湖风光〉好》的赞美文章，发表在香港《文汇报》上。我所以喜欢这幅画，正如文章里说的：“你的这幅作品，最突出的也是最成功的，就是把太湖宏伟的英雄性格描绘了出来。我非常欣赏画面上的那一株株塔式的冲天柏树，和那一团团的松树。……也就是由于它们，才把太湖的宏伟性格烘托出来。松柏的那种黛色，多么庄严……到处都充满着庄严的生命力。树梢上的晨辉，晶莹的露珠，刚出湖的渔船，永不凋谢的松柏，不都在显示着充沛的生命力么？”我所以

喜欢这幅画，还由于在这里，“我看见了湖面的风帆，空中的飞鸟，天上的白云。风帆，飞鸟，白云，它们在互相呼应着，……它们对太湖多留恋啊！看，天空中的那些飞鸟，一群群地向东飞去，又一群群地向西飞来，它们恋恋不舍地整天跟随着风帆、渔舟在太湖上盘旋……这也可以看得出画家对太湖的感情是多么深沉。”不，看得出画家对祖国的感情是多么深沉。我喜欢《拉纤》，是因为看了它使人感受到一种坚毅的意志里迸发出来的力量，感觉到在苦难中孕育着新生，认识到人类的历史就是这样创造的，使人得到一种坚韧不拔的美的教育和享受。《孺子牛》和《拉纤》是两种完全不同的题材，但我总觉得其中蕴涵着一种共同的东西——毅力美。从《孺子牛》里，还使人感受到一种朴实、浑厚和献身精神美。不是么？一个浑身充满力量的庞然大物，却默默无言，温顺地俯首听候着身边孺子的驱使呢。

我不懂画，但我却了解流丹。虽然我们一别四十年了，从六三年那次见面后，也一别二十年了，但我了解他。去年他托朋友从香港带来一幅近作风景油画送我。画的似乎是秋天的一角海叉。清晨，潮水退了，一只小船不愿意随风逐浪，静静地横在海叉的浅水上。近处有两个人，一个在俯拾着什么，也许是蛤蜊或贝壳吧。远处也依稀可以看见有几个人在捡拾海生物。海那面的远山，该是香港了。但在画面上看不到参差的高楼，听不到喧闹的市声。色彩是那么调和、浑厚，空气是那么清新，人的心情是那么闲逸，意境宁静极了，美极了。这是一个在五光十色的香港旅居了三十四年的画家的作品啊。是的，我也喜欢这幅画。这幅画正挂在我的书房。我收到这幅画后，立即给流丹去信表达了我的谢意和心情。我说，你在那个花花世界里泡了三四十年，却默默地在刻呀画的，创作了不少作品，在香港开了多次展览会，也不止一次参加国内的画展；你始终坚持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，始终保持你的朴素的艺术风格，真是出于淤泥而不染啊。

是的，我不懂画，但我了解流丹。朴实，浑厚，坚毅，严肃，生命的力量，……这些美的概念，铸成了流丹的性格。联想到他版画集里那些《瞿塘峡》、《米仓峡》、《牛肝马肺峡》等的坚挺、雄峻的岩壁；《拉纤》里的那些粗犷的线条，发达的肌肉，沉毅的力量；《孺子牛》里的那头沉默、浑厚、温顺、充满献身精神的黄牛；《太湖风光》里的那一排排肃穆庄严的塔形柏树，充满着生命力的湖光山色，不也使人感觉到这些美的概念构成了流丹的艺术风格么？

性格与画风一脉相通，画家和作品浑为一体，画如其人。

一九八二年四月二十日于北京

目 录

1. 月夜嘉陵江	(20 × 12CM)	1942
2. 运煤车	(20 × 11CM)	1942
3. 老船夫	(19 × 13CM)	1942
4. 播 种	(8 × 11CM)	1942
5. 牧羊的孩子	(15 × 10CM)	1943
6. 江边木屋	(10 × 12CM)	1943
7. 晨	(41 × 10CM)	1944
8. 晨 (局部)		
9. 嘉陵江上	(68 × 16CM)	1944
10. 冬	(11 × 12CM)	1945
11. 嘉陵江畔	(14 × 10CM)	1945
12. 途 中	(13 × 11CM)	1945
13. 秋	(13 × 11CM)	1945
14. 秋 (局部)		
15. 北碚一角	(46 × 16CM)	1945
16. 逆水行舟	(76 × 37CM)	1945
17. 嘉陵江边的小轮	(45 × 18CM)	1945
18. 修 船	(15 × 9 CM)	1945
19. 大后方的动脉	(43 × 13CM)	1945
20. 合川白塔	(14 × 20CM)	1945
21. 滟滩堆	(20 × 13CM)	1945
22. 做馒头师傅	(9 × 11CM)	1946
23. 丰 收	(5 × 11CM)	1946
24. 造船设计室	(11 × 10CM)	1946
25. 石 堤	(21 × 13CM)	1946
26. 牛肝马肺峡	(16 × 23CM)	1946
27. 瞿塘峡	(21 × 16CM)	1946
28. 巫 山	(27 × 16CM)	1946
29. 米仓峡	(16 × 25CM)	1946
30. 巫山十二峰	(16 × 21CM)	1946
31. 万县天生桥	(20 × 13CM)	1946
32. 青 滩	(27 × 12CM)	1946
33. 夔 门	(29 × 16CM)	1946
34. 归心似箭	(31 × 13CM)	1946

35.万县大桥	(20×13CM)	1946
36.雨后崆岭峡	(24×18CM)	1946
37.三斗坪	(22×16CM)	1946
38.朝天门	(27×12CM)	1946
39.朝天门码头	(34×21CM)	1946
40.民生公司	(17×12CM)	1946
41.即将下水的轮船	(25×15CM)	1946
42.新建轮船	(27×15CM)	1946
43.乘风破浪	(35×12CM)	1946
44.北碚全景	(45×16CM)	1946
45.地下车间	(9×13CM)	1947
46.北碚隧道	(18×25CM)	1947
47.母与子	(16×17CM)	1947
48.喜 悦	(12×16CM)	1947
49.南 岸	(20×13CM)	1947
50.薄暮中的山城	(24×12CM)	1947
51.北温泉	(9×9CM)	1947
52.重庆之晨	(25×11CM)	1947
53.万县一角	(20×13CM)	1947
54.歌乐山上	(20×13CM)	1947
55.山城——重庆	(98×21CM)	1947
56.北碚市一角	(45×16CM)	1947
57.北碚科学博物馆	(20×13CM)	1948
58.归	(18×12CM)	1948
59.夏	(19×16CM)	1948
60.修理木桶	(13×15CM)	1948
61.小 憩	(19×16CM)	1948
62.重 逢	(12×18CM)	1948
63.抱西瓜的孩子	(11×17CM)	1948
64.丰收在望	(15×16CM)	1948
65.拉壮丁	(18×14CM)	1948
66.修 犁	(17×15CM)	1948
67.春 耕	(20×17CM)	1948



1. 月夜嘉陵江

(20 × 12CM)

1942

2. 运煤车

(20×11CM)

1942



3.老船夫

(19×13CM)

1942





4. 播 种

(8 × 11CM) 1942



5. 牧羊的孩子

(15×10CM)

1943



6. 江边木屋

(10 × 12CM) 1943